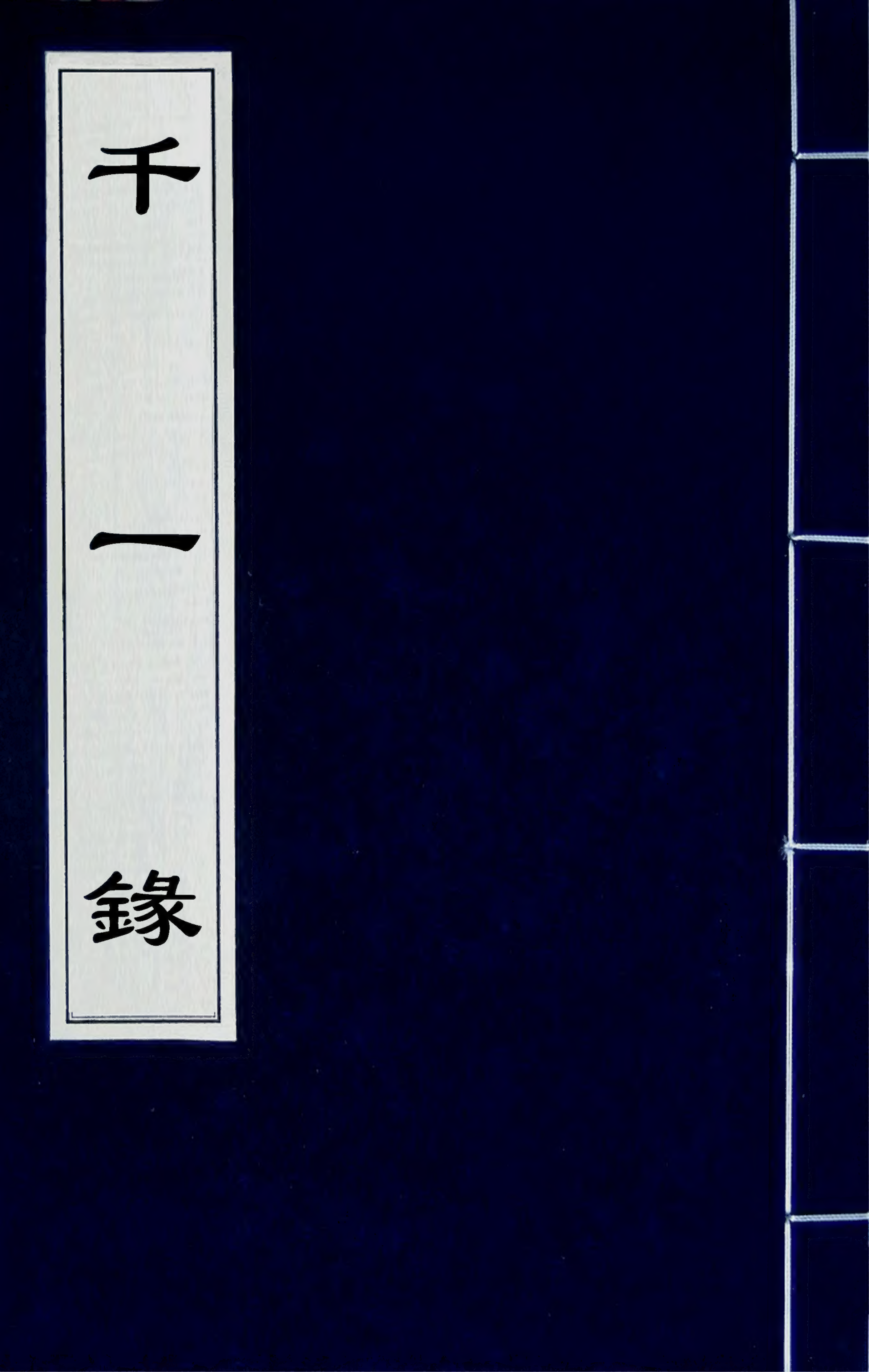

千一錄

千一錄序

蓋自素園存稿行而無不人人膾炙也咸謂詩逼陶謝文軼韓蘇其必傳無疑至千一錄比於雜著間肄業及之鮮有能博其旨趣者余獨三復而憬然竊心焉先生道德文章俱足千古豈止鞶帨之工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無論性命之脩經濟之畧與

閑家涉世之方燦若列眉愜如導窾即一
咳一唾靡不珠璣亦靡不弦韋也至於經
解多抉前蒙大暢名理共期羽翼豈嫌異
同猶之北面杏壇揖程朱於一堂之上疑
端交發妙義互酬有藴必宣無言不悅所
謂知其解者旦暮遇之豈與倒前戈摽異
幟湛溺二氏薄蝕聖真者等哉此放淫距

誠之旨惓惓於錄中不啻三致意也憂在人心功在先聖意幾乎好辨寧直如昌黎氏原道之說爾耶余生也晚犇與先生同里閈而又託於甥舅之世親目擊道存模楷不遠即東西南北而茲錄在模楷在也敢委於步趨之瞠後耶是用識之以自朂云萬曆辛亥上元日愚甥汪元功頓首識

千一錄序

在昔藏書自六家七略之後則有崇文四庫定爲經子史集也迄今中秘因之余閱方定之先生千一錄深有所當於衷初惜無史閱至客談則强半史也乃請于先生乎分客談以其傳諸今者仍爲本部而以其傳諸古者抽作史詮與原定經解子評詩釋客談家訓共爲六焉先生欣焉從之

因謂小子楊子雲草玄門有侯芭桓譚巳
是知巳何不令有一言而乃逸侯於千載
之下乎子謬好我則爲我序之小子不敏
其何以序先生竊以爲集莫盛於近世矣
而說家興焉亦集之流也先生此錄亦說
家也然而非諸家之說也其心不同也故
其文不同也古今說家種種不一余因說
而知其心蓋有騁博之心者所列多猥瑣

而乾膜隨巢之說侈矣有炫奇之心者所列多荒唐而棘猴輪虱之說侈矣有吊詭之心者所列多寘惟而宣室睽車之說侈矣有綴滛之心者所列多冶艷而金樓錦帯之說侈矣有喜譴之心者所列多恢諧而軒渠絕倒之說侈矣有工訶之心者所列多誹訕而吹求洗索之說侈矣以爲匪是則無以膾炙人而波流市也乃先生于

六者之心併無一焉而要之其心則關于性命身心之微綱常倫理之重風聲名教之正典謨訓誥之精洙泗齊粱之宗濂洛關閩之旨故其於經解則日以經解解經此一言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粗之而以人論人精之而惟聖知聖蓋作者本一揆而解者互相發此不易之論也其於詩釋則襍詩文賦固皆中欵而獨釋杜詩槩以

風雅以意逆志合下作者之心而盡掃註
者之陋少陵之遇先生豈不猶旦暮乎其
于子評則董韓墨守蒙苦輸攻二氏膏肓
多方廢疾盡嘗領受安在其不廓如其于
史詮則比劉氏之通而無其舛比胡氏之
管而無其厖比鄭氏之畧而無其支比楊
氏之鉞而無其刻比王氏之札而無其疵
至論季漢之際則誠先得我心矣其於客

談則異同于稷下而不涉其迂月旦于汝南而不庢其訐陽秋干江左而不沿其虛所謂不必驚四筵而能驚獨坐者哉其於家訓則敦石氏之躬行守顏氏之身範爲涑水之長計採藍田之芳規兩不失陳華雍熙之軌焉盖先生之心如彼故先生之說如此然而先生無六者之心則惟有一心而已一心者何反經而已矣則凡不經

之人不經之事不經之言一切屛斥由是執經以寧評而子之苗莠分矣執經以臨糈而詩之雌黄判矣執經以品詮而史之衡石程矣執經以立談而客之麈䴥靡矣執經以垂訓而家之象魏森矣大綱既正而細目自張中扃既嚴而外防自固先生之有功於世道也其在斯乎而安可以近世之謏鈴者擬也雖然先生之錄盖逹意

之辭非修辭之文也小子之序不免費辭之文猶然近世之習也小子愧矣其何足以尚于先生

萬曆丁未七夕前一日後學謝陛譔

史詮小序

錄始于鄖臺齋中于時季兒胥始講論語余聞其師所訓意有不能煥然釋者經解所爲作也自是歲有所增耄期既踰未竟也而波及于子于詩于談于訓盖日所知者月欲無忘云耳非以爲可傳也友人謝君少連好之以爲必傳且目錄之目五而談獨倍談之及史者且半若別以詮史

則文從其類而卷之帙勻余曰善君幸遂爲正之于是詮者爲卷四而談之仍者六錄之爲目者六而卷仍其舊云而余所欲刪與潤者寘之矣無能及也已昔楊子雲好深湛之思其書自云高者出蒼天深者入黃泉然時人未好也今毋論太玄知者希即法言盛行而議者猶曰醇疵半猶曰辭艱而義淺余安敢望子雲况其隨筆者

乎而曰必傳是好我者過也雖然千載之
上有與義焉未有盡其旨者余偶發之有
妙詞焉未有逆其志者余幸得之則庶幾
云爾者未可誣也故曰千一

萬曆丁未中秋日

千一錄自序

聖人之言非一端也其在當時門人固有發所未發而爲夫子所取者矣雍之言然偃之言是商賜可與言詩是也子路率爾迺曰何必讀書又曰子之迂也夫子惡而鄙之然門人不敬之則曰由也升堂矣豈以徑直者固賢於苟合乎顏子幾於聖終日言無所不說而夫子以爲非助我其餘門人不能無疑也疑斯問問斯辯辯之弗明弗措也洙泗之答問即虞廷之吁咈其遺風可想巳自聖人以下容未能一言盡天下之道也則旁通觸類教學相長雖門人於其師

無嫌於就正請益百世之下聞風而起弗慮胡獲事師無隱非背也今謹愿者或固守訓詁尊所聞而不能知所以猶置身井中不得他有所見是自小且小夫道也迺狂斐之士偶舉一隅未覩全體遂操戈自喜簧鼓洗索其視先儒若前薪然日務凌而上之議者謂楊雄擬經比之僭王今之標幟而聯壘者罪浮於雄矣此其尤胡可放哉余耄矣少所涉獵時而有疑今大半遺忘矣卽臺齋中偶與客談稍存其畧盡愚者之慮庶幾千之一也置之篋中以俟知言君子

萬曆乙酉仲冬望

序二

千一錄錄經解也而子附焉子有輔經者有畔經者於是乎有評矣評于所以明經也詩者經之流乎三百之後可觀而興者未盡亾焉君子是以游於藝也作者邈矣逆志以意得於心未必契於古也而存之以俟其庶乎客談以廣聞也多聞而擇知之次也余未之能蓋嘗從大夫之後故及政從事四方東西南北之人談非無稽也識之將以有擇也必也其折諸經乎俗之降也懼其拂於經而未巳也君子思以閑其家焉亦曰反經而巳矣古之君子以身教而疑者

曰遠其子易之家人則云嗃嗃者吉有嚴君焉能勿誨乎如之何其不屑之也余則不能寡於辭焉無亦曰耄及之幾智焉聊以示後之人乎若其有裨於經也庶幾哉千一之云也是錄也集於郎臺齋中今十有四年矣帙之爲卷二十有六其續也則各從其卷焉余少也嗜於辭既冠而疾登第而無能優於仕也學則荒焉今老矣記曰老而學猶堂中之燭所照者近也古之人乎日知其所亡月無忘焉安能無所用心而徒求飽乎然余非日知之乃好之者也衛武有言毋以耄而棄我余友二三子將就而正焉

萬曆戊戌季夏既望

跋

二十六卷　明方弘靜撰　明刊本

右録二十六卷中多隨筆未能易藁也更閱之可刪可論者非一矣自後精力亦足以發吾邪古之人所以惜時也姑識之

辛丑季夏望

千一録目録

卷之一至卷之四

經解

卷之五至卷之八

卷之五至卷之八

子評

卷之九至卷之十二

詩釋

卷之十三至卷之二十二

客談

卷之二十三至卷之二十六

家訓

千一錄卷之一

新安方弘靜著

經解一

時習自下學至聖人無時可息朋來而樂不知而不愠一也若曰順而易逆而難似猶有淺深恐未然朋來有英才教育之樂有講習修干之樂子曰求多賢如[illegible]矣[illegible]學而時習之則終身無不習焉湯之日新文之緝熙孔之忘食忘憂而不知老皆是也知我則與人樂之不知而不愠君子也

子賤爲單父所父事者師事者所友者凡若而人故

彈琴而治孔子稱之因言魯之多君子也其事載於
諸子甚明可據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記者之善言德行不煩而明也夫
戰與疾豈必聖人而後知慎乎齊而如戰也如疾也
則可以觀盛德矣

曾子之易簀也疾亟矣啓予足啓予手舉扶而易之
也小旻之詩固其所日三省而實用力者故以告門
弟子既得正而斃乃知免矣夫以手足不能自舉垂
絶之時而須臾不離於正所以訓門人者蓋一言而
可以終身行之死而後已信哉檀弓記其事而此所

重者訓言也合而觀之可也先儒之解似未盡其精
微之旨

匏瓜星名名爲匏瓜而不可食如人有虛名而無實
用也中庸日月星辰繫焉詩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
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語意大類太白詩捫天摘
匏瓜

孔子之彼子西非獨爲楚也孔子嘗許子文之忠又
深取有吳季子矣子西之事見於國語者即其死於
白公勝自用寡謀大辱國矣其視奪伯氏邑而沒齒
無怨優劣何其遠哉人也上嘗闕一字孔子評管仲

在此語奪伯氏以下乃舉其一事以見子西之不足數也管子爲政奪伯氏邑而當其罪服其心故飯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也蓋亦幾於王道矣孔明之廢李嚴事頗類其自比管樂亦一徵也註謂奪伯氏邑以與管仲似未然

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者所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也良知良能也聖人固有所不知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是也聖人固有所不能堯舜病諸是也人所憾於天地者小民怨咨天道無知是也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問禮問官

非所謂不知者也問之則知之矣所不可知者聖人不問也○覆載生成各有攸職又何憾焉

仁難言矣聖與仁則吾豈敢聖人未嘗輕以許人也令尹子文卽子張所稱者則忠矣顏子之賢三月不違猶未必其純而不已故未可以仕巳一節而遽許其仁耳非疑其有未出於天理也使其有未出於天理則不可以爲忠矣

子文事楚而以僭王猾夏責之則不當許其忠矣陳文子之去齊爲崔氏也所不與崔氏耳齊固宗國其反也固無譏也未可以是爲不仁也蓋仁道至大非

全體不息者不能故不可以一事而遽許之耳唐虞之際於斯爲盛言自唐虞以來莫盛於今耳子產賢大夫也孔子稱之而又數其事蓋深致美焉恐無猶有所未至意

孔子言五十以學易又曰五十而知天命夫易者天命之書也孔子非至五十而始學易也然學易至五十乃可以無大過自謙之詞也即五十而知天命之說也此言其在不惑以後踰四望五之時乎故曰假我數年也註謂五十字誤誤矣何以知孔子是時年已過五十也近時孫淮海謂非以五十之年學易是

以五與十學易也其說新而未安
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知矣而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即所以告樊遲者也而又問死蓋未達也
敬而遠之知鬼神之情狀矣註云不惑於不可知猶於敬字未盡乃知聖人一言而竭兩端也
孔子請討齊胡氏謂先發後聞者春秋之義列國不相征意魯必以聞於天子耳楊升菴譏之謂孔子何以能先發誤矣
以魯之衆加齊之半知彼知己乃可以戰孔子之戰

則克者亦必量力見可未可謂非孔子之言也
堯舜之病博施非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長少有禮
民用有制此豈其所病哉顧勢或難周而道則可盡
是以推其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之心也其術則取譬
於近是也墨氏兼愛獨能賢於堯舜乎其亦誣世惑
民而已矣如果能兼也則亦何用闢之爲
君子之道行遠自邇言自家而國而天下也兄弟既
翕妻子好合則父母其順可知矣父母順兄弟翕妻
孥樂而家正矣正家而天下定不俟言也一室之內
雖有尊卑似無遠邇

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篁墩程宗伯云巫筮字古通醫與卜聖人所重卜出于羲文周孔醫出于神農黃帝其道非小也觀下文不恒其德曰不占而已矣則巫之爲筮其益有徵與周禮醫師隸冢宰筮人隸宗伯筮醫之並稱重也尚矣其不可以無恒宜也女曰巫不以有恒求之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云歌則不哭世或以迂程子非然也當歌而值喪則君且弛懸去樂孰謂以不哭爲禮乎若其可以徐也改日而弔以致誠焉禮也君子當食不嘆亦謂其可以無嘆也云爾設有宜痛哭大

流湎者而曰勿嘆乎蔬食菜羹之祭必齊如也故不致其誠不可以祭則不可以弔矣宴樂之餘毋乃湎而非萃乎迺若歌哭而請者惟巫然也故程子之論匪迂哉蜀黨之辯強矣

聖人未嘗忘天下也顏子問為邦夫子以四代禮樂告之子路求赤之言為邦固皆經世之才也夫子方啓之曰如或知爾則何以而豈其不與之也哉顧明王不興世莫能用道之不行點知之矣夫子是以喟然而嘆蓋曰三子之才惜其不用也空言無施亦何補哉吾其與點也若曰無舍己為人之意如三子何

夫子何

三子之才點之志其背夫子之所與也時乎時乎三子有其才無其時時止而止其點之與也夫夫子之嘆蓋嘆時也

朱子釋經蓋為初學言也故言之詳其曰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雖吾鄉先進潘簡肅公之篤信者猶不能無疑矣夫舜明於庶物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曰知其所以溫故而知新知周乎萬物信斯言也朱子之說何嘗不脗合也哉

聖人之言有一言盡天下之道者萬世不可易者也言有有爲而發者教有因人而施者則非一端而已也論語論孝言人人殊此因人而施也其論孟莊子之孝不改父之政爲難又曰三年無改此有爲而發也繼治者其道同授受一道世可無改奚止三年如其不爾蓋愆易厓若救焚拯溺斯速已矣不終日可也何待年乎此章蔡之徒所藉口而欺蔽其君者也

溫故知新朱註原不可議若以舊所聞爲不然則曰知其所亾又作何解

宰予晝寢梁武以晝爲畫而近有然之者蓋以高臥

非害道收視乃內照乎周公待旦繼日孔子不食不寢自昔聖人所為不自暇逸惜是寸陰者豈徒為無益之勞哉今之設為淫辭者乃以尸居面壁可一蹴至道雖無不敬之訓且厭聞之矣宜其不以晝寢為非也　志有之有子惡寢臥而焠其掌其好學如是則晝寢誠可責矣

傷人乎不問馬或欲作三句言先問人曰不後乃問馬也此於理非礙而實不然夫廐焚則馬之傷不問可知矣且有司存焉聖人愛人之心自重於馬是以問耳是以志之耳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曰知其所亾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此格致誠正之說也朱子之學其似子夏與今之異議者堂堂乎張難與爲仁哉或曰張不欺也今也不然

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知之矣而象喜亦喜非僞喜也天理人情之至也管叔先非有畔志周公何以逆知之其不知宜也非不智也天理人情之至也故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言無過也堯猶試鯀而況於凡乎

有子盍徹之對信矣其似聖人也孰與不足其旨遠矣而魯公不能復問也必也生之衆而食之者寡得

之疾而用之者舒則徹巳足奚爲二三弗堪也夫國不患於不足也富有四海之內而日以不足爲患蓋亦反其故矣

一貫之道孟子發之盡矣深造之以道是也是集義之説也至於自得之而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源則一以貫之矣一以貫之聖人未易以語人也忠恕則學者所當闢也忠恕違道不遠學者之忠恕也絜矩以平天下聖人之忠恕也有安勉之別也道一而已矣

聖人之道中而已矣差之毫釐非過則不及故曰中

庸其至矣乎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則不及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則過也如有所立卓爾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勿失亦既竭其才矣安能從心所欲不踰泛應而曲當乎孟子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博約之教羿之彀也大匠之規矩也而中非爾力不能使之巧顏子之所以喟然嘆也

孔子誨人不倦其能無言乎欲無言者以啟子貢也子貢未達故又曰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而猶信且疑焉賜不如回蓋相去十一矣吾與回言終日

如顏子者可以終日言可以無言

孟子云夭壽不貳蓋莊周齊死生之說盡之矣然必曰修身以俟之莊之言則謬悠而無當矣莫非命也莊列之言能發其旨矣然必曰順受其正則非無所事爾也

學所以明人倫也子夏言吾必謂之巳學者蓋言學者學此者也其人如是豈其未學而能然乎謂其流至於廢學似過子路言何必讀書乃爲佞耳　猶云此必從學問中來也

王魏之事太宗蓋有高祖在焉未可以爲讐也小白子糾爭國國有君矣其皆先君之子未可以爲讐也

如使子糾受命於先君既爲君矣而小白篡之則有死而已九合一匡之功皆浮雲視之矣如其仁管仲有仁者之功也使管仲而仁人也則無器小之譏矣春秋之義在尊周西伯之心也孟氏欲定天下于一以齊王耳湯武之心非富天下也皆至公奉天者也不欲人之加諸我我亦欲無加諸人恕也子貢能强恕矣非欺其師也孔子勉之曰非爾所及欲其時存此念終身行之耳似非謂其未及而自誣也此念也有志於道者寧無之但酬應紛紜惡聲至而不覺反之者多矣乃知孔子所以勉子貢至誠無妄豈相欺

謾乎哉　無者自然之詞而欲無無則亦禁止之意矣君子於人嘗於有過中求無過况人不能無過過則勿憚改耳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是以觀過而知仁也若椽以親故受汙辱之名孝也非過也

仲弓可使南面言可使臨民也不必人君始稱南面也

死生有命乃以愛惡而欲其生死方其愛之旣欲其生及其惡之又欲其死不巳惑乎知死生之有命則一切利害所不必計自能見義必爲而不惑矣舉事理之至易明者而一言可以盡道故曰叩兩端而竭

焉者此之謂也苟知命矣則知富不可求何以富爲哉君子所以異於凡民者其以是夫子張干祿故以詩言規之

文之不可無質也猶質之不可無文也文而無質則羊質而虎皮者也質而無文則虎豹之鞹與犬羊無別矣所謂其文炳其文蔚者何以見哉故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夫子貢之告子成者即彬彬之論也未可以爲失也質而不文君子而失之野者也亦未可以爲小人也

馮婦卒爲善句士則之句野有衆逐虎句似妥可從

商既爲周矣不爲臣易耳武王非利天下也天之曆數在焉微箕二子知命達節豈貪生事仇者乎孔子稱其仁謂當理而無私也管仲取其仁而召忽不取其死又曰由也不得其死又曰有殺身以成仁然則聖人不輕死不苟生安仁而已矣　三王家天下猶五帝之官天下也興滅繼絕順天應人是故微子之宋箕子之朝鮮非事仇也天也仁也

愽學而無所成名言不可以一長名之君子不器也譽之非惜之也

何事於仁何汝之事於仁者遠且難乎是雖聖人猶

病諸也聖與仁似未可優劣事即請事斯語事字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反之者使再歌

之嘉其善也而性情之正在其中矣今謂使反之性

情以自考恐非記者之旨且歌而善再歌之於義無

不協也而以爲非何哉

明王不興孰能宗予吾已矣夫之嘆也若以聖王之

瑞自擬殆非夫子之旨

博約先後之議近之務凌前薪者以爲得間矣然經

文知所先後者亦豈必大有徑庭哉盈科而行成章

而達自不能無序耳是故博學將以反約溫故乃可

知新好古敏求非由一蹴韋編三絕猶假數年多見多聞從而擇之日就月將非無漸也子貢之頴悟而一貫之旨孔子不驟語之多學而識之後則江河沛然之時也孰云無先後哉學而不厭默而識之學先也識後也知及之仁守之知先也守後也多聞闕疑慎言其餘聞先也言後也意誠而後心正心之與意亦何相遠必相遠而可云先後則逆志之學廢矣

聖人之言非一端也易言窮理理形而上者也大學言格物物形而下者也一也詩曰有物有則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舜明於庶物皆其解也

子路共雉元章拜石好善之勇百世之師哉

孝經云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其義微矣孟子所謂兼所愛則兼所養養其小者其大者可知此其解也若當疾革之時特以手足不傷爲全歸則夫人之能全歸者亦衆矣奚必使門人啟其衾而視之乎故知手足之啟必易簀之際也

國策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而管仲故爲三歸之家蓋一娶三姓女也其解與好內之說合

史記管仲三歸正義曰三歸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三歸之臺猶館娃之宮也　荀子管氏之家備三

歸
子路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子貢中絺表
素見原憲縰屣杖藜而有愧色知子貢之愧則知子
路之不耻矣
子罕言利章或曰利非君子所計也宜聖人之罕言
之也曰與命與仁者殆若吾與之之與云爾聖人固
數言之非罕也嘗繹之不然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
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夫有雅言
則有罕言矣夫子言五十而知天命則前此未自以
爲知也未自以爲知豈易言之哉聖人之教因人而

施自非中人以上固不可以與者宜學者之不可得而聞也而曰罕言何疑焉孔子曰不知其仁曰焉得仁此以知罕言之也

孟子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是以比干及微子猶賈生言箕子比干事紂死而不用是以比干及箕子也其實微子非紂諸父箕子未死於紂古文簡略在發其本旨而不縷析其事耳

瞽叟亦允若象亦烝烝乂不格姦所以云克諧也王文成謂舜特以乂薰烝烝不正其惡此善體人情然恐非本旨

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方人非爲已先務矣夫子曰我則不暇其善教也然自知知人之明則賢於人者豈若後世炫已之長形人之短而臨深以爲高者哉故與之今以一爲一貫之一則子貢亦既聞之矣又何以曰不可得而聞也且言固各有當陳亢之問一豈亦一貫之一耶蓋聖人有罕言有雅言究其歸則同也所謂叩兩端而竭也必索之隱鉤之深而道始晦矣

論語舜有臣五人與三分天下有其二當是二章孟子離婁之明章至可謂智乎文義已足是以惟仁者

宜在高位以下似別爲一章其上當有脫簡耳秦火之餘古文自不能無脫落也

大舜善與人同必執兩端而用其中惟精惟一焉可淆也仁者以萬物爲一體有所惡焉有所勿施焉是謂絜矩非同流合汙之謂也今之似是而非者其莫甚於同歸于善之說乎此說倡而一切詭異皆名爲善誣世行私無不至矣孔孟深惡夫德之賊者有以哉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故顏子之短命不幸也龔生非不壽猶謂夭其夭乎君子所謂順受者非長

年之謂也乃非生所論彭夭殤壽者遺其理矣

夫子聞弦歌於武城則莞爾而笑笑者喜之也而曰割雞焉用牛刀惜其道大而用之者小也非謂禮樂可以斯須去也夫子喟然之言志則喟然而嘆嘆者傷時之不與也時乎聖人不能違三子雖才其如時何點知之矣是故與之也非不足於三子也而假與點俱未達聖人之微意是以不如回也

鄉人儺儺禮也因民之俗而通鬼神之情狀者也行其禮可弗敬與而鄉之人於此鮮不近於戲矣孔子必朝服而立於阼階者所以教民敬也且欲先祖五

祀之神依巳而安也
爲長者折枝枝肢古通用猶云折腰也徐行後長者
謂之弟夫徐行也折肢也人豈不能哉語意相類此
說似冝從
帝之妻舜也君命臨之瞽叟雖頑寧敢違也而何以
不告萬章所以疑之也非以帝之不告爲疑也夫瞽
叟之頑不可以人情度者君命之於朝父怒之於家
爲舜者其有逃焉而巳逃可也無後不可也遵君命
而不以告雖怒不悅小杖可受耳堯知舜之心也其
不告不以爲非也不告猶可而况親迎之禮其小者

乎屋廬子不能通於禮之變矣夫瞽叟之頑古所未有也父未如瞽叟而不以告則禮之所出刑之所入者也惡可以舜爲解哉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章與致中和並看則理甚明實以致中和言盡性以參贊言位育不費註脚矣

孟獻子之友五人者闕臣耳是董安于之所辭爲狂疾者也安足多哉孟子特取其不挾而友云爾

中庸之義曰庸常也不易之謂也天下之道惟常爲不可易性曰五常道曰九經經常也常之爲道至矣近而遠卑而高造端乎夫婦而察乎天地猶之乎夏

之葛冬之裘水之舟陸之車也不可易也今乃曰庸者用也用其中也其訓為常者淺之乎言之也惟其厭常也是以失中於是為索隱為行恠為拂經於是父子君臣夫婦之倫一切離而去之而無所忌憚矣甚哉厭常之害其不祥也夫孟子言言無實不祥不祥之言未有甚於今者也

君子有庸言有微言有庸行有危行庸言庸行人所易忽也盛德之至則動容周旋中禮而無擇言擇行其信也謹也蓋性之也今以庸之訓常為厭宜其以

朱氏亦字為非矣

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萬世臣道之準也而孟子言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則曾哀齊宣其悖自若未如之何可以正之夫君子能盡道於己而不能取必於君孟子之言蓋以訓人臣之自靖而有志乎大道之行皋契周召之倫者也今也黷賄無厭而曰賤貨狎昵不檢而曰遠色甲第連雲而曰卑宮室方丈食前而曰菲飲食夫責人者明其君不可赦也非長與逢其何以免則有容悅焉而已矣是故大臣者必以道正己而後能以道事君孟子之言固所以發孔子之蘊也其旨一也

孟子道性善本諸孔子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聖之與愚其相去亦懸絶矣非性也習使然也乃其性則相近矣此性善之說也孔孟之旨一也下愚之不移自暴自棄者也果能百之千之則必明必强故曰未見力不足者若曰相近云者猶有間之辭也是未以意逆也

程朱之學居敬窮理聖人復起必不易其言矣朱之訓詁爲始學也如其曰聖人之言徹上徹下一言而盡何多言也多言多岐此懸空之談可隔壁聽者也

察邇言察之惟精執兩端而用其中用之惟一明

庶物察人倫精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一也子臣弟友之間顧行顧言察也萬物皆備其則不遠明也明察非窮理乎理在物者也窮理非格物乎致知格物之訓奚容異議爲多言多歧在今不在昔

大小夏侯之學户庭之内已自相非無怪議經如聚訟矣我 朝同文之治匹休三五近日士習不端異議横作 明詔屢飭之而未能息此孟氏之所爲懼也

禮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婿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此於人情協矣若曰夫死亦如之竊疑之女從一而終

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未醮也而吊爲女乎爲婦乎昏禮納幣有吉日而父母死致命曰不得嗣爲兄弟壻免喪弗取而後嫁禮也明未醮則可嫁也若其吊也則若成爲婦矣爲婦則勿嫁非情也非情非禮也今之女有未醮而殉者於禮過矣婦未廟見而死者歸葬於母氏之黨示未成婦竊疑之旣醮矣雖未廟見非婦乎猶曰女乎今未有行也冕而純從衆可也禮也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愚意原子必非辭常祿也以憲之貧又辭常祿則仰事俯育必如王陽能造

黃金而後可洙泗之門寧有矯情而拂經者乎九百之粟殆可以取可以無取者聖人權度之精乃以爲可而非傷廉耳子路贖人而不取金孔子責之曰魯自是不贖人矣夫人之當贖非以求金也他人以不取金爲廉宜矣孰知潔已之害阻人爲善乎是以君子恥獨爲君子○原子之辭粟蓋子路不取金之類與

今好異者以屢空爲虛無之空本何晏之說也晏既以亂晉矣而理學大明之後乃欲以惑世耶陶元亮時晏之說蓋橫作矣其曰短褐穿結簞瓢屢空又被

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屢空不獲年長饑至於老則
固不惑其說孰謂元亮非知道者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說者以爲箕子不忘商是
時周初克商未改朔乃記事者之辭似無與於箕子

子罕言利利者孟子所不言而夫子第罕言之何也
孟子所謂利者何以利吾國何以利吾家何以利吾
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何可言也孔子曰仁者先
難而後獲獲者利也無所爲而爲仁者之心也其語
中人則亦或以効期之臨之以莊則敬上好信則民
莫敢不用情是也未嘗雅言未嘗不言故曰罕言然

則罕言利者非所謂交征於利者也夫利者中人以上不必與言命與仁中人以下不可與言是以罕言也

易之萃渙聖人繫之辭皆曰王假有廟其旨深哉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夫以對越神明之心臨民民未有不易使者也故不賞而勸不怒而威篤恭而天下平矣故曰王乃在中在中者篤恭之謂也明乎此天下其視諸掌乎是以渙可合而萃可求也

孔子譏臧文仲居蔡註似未盡禮大夫不藏龜居蔡非禮也宮室有等山節藻梲非禮也非禮不仁何以

言智春秋所爲作也　趙文子爲室礱其椽張老以爲不仁智伯爲室美士茁懼其不安人也在禮諸侯之室礱之天子加密石焉山節藻梲大夫之爲歟

四子問孝夫子告之者不一其歸同也一言而兩端竭焉者也夫能養者曾以爲孝乎孝子之有深愛者愉色婉容誠則形也誠則無不敬矣未有敬而違于禮者也未有敬其親而不敬其身者也未有敬其身而貽親之憂者也不敬則無禮是犬馬之養也於是知禮之不可以已而所以別於禽獸者也而曰薄乎僞乎而可以棄乎彼老也荀也莊也未知禮之不可

已未知所以自別者也
愼言云格物者正物也物物各得其當然之實則正矣物物而能正之知豈有不至乎斯言余未能明若曰窮物理而得其當然之實則程朱之說也無用訓格爲正而費辭爲若曰物物使正之各得其當然之實是發而中節乃誠正以後事也夫格非止訓爲正也書曰格于上下詩曰神之格思自可訓至耳
羑若蔡註以爲未詳而疑羑字之訛是也闕之可也
蘇氏疑爲羑里似未然夫文王之服事殷至德也夫豈若越吳之事以羑里爲會稽不忘之乎武王則順

天應人不得已也數世之後而宿怨焉是未體文武之心矣故知羑字必訛也

格物扞禦外物之說朱子辯之明矣薛君采復詳辯之以世有惑之者也而今也幾以天下惑惑乃不解何哉夫扞去外誘猶曰克去己私此非害於學也而距之是以不解也然扞外誘以復本體此誠意中事耳不明乎善不誠乎身鮮不交物而引者是以貫知及而先窮理也此大學先後之序也不可紊也

禹謨之六府養民之政也洪範之五行裁成之道也而曰分儷四時配以干支謬悠之談其來久矣蓋自

戰國齊人鄒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秦采用之以爲水德之始戾深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是以速亾漢儒不能辯益傅會之而緯人星士之說盈天下矣王氏慎言闢之可謂智者不惑知言哉

舜造漆器諫者盈廷紂爲象箸則箕子唏周之輅飾以金玉必不然也諸子之說有謂堯以貝飾轂者此戰國游士道侈以逢其君者耳

子見南子特以適異國有見小君之禮而其言曰四方君子與寡君遊者必見寡小君是所謂其接以禮

者也猶陽貨之饋蒸豚往拜禮也瞯其亾禮之宜也遇諸塗與之言言孫而不失言從容而中者也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夫子其自道也夫若曰南子與聞國政有大過人者而夫子之久於衛者其維持慰藉之力居多是以見之則恐未得聖人之意且陽貨之拜豈以其有過人者耶故知拜陽貨之義則知見南子之義矣

關雎不淫不傷非言詩蓋美師摯之樂也吾鄉程文簡之說也鄭聲淫非謂鄭詩謂其樂也錢唐田叔禾之說也二說可從

孔子之請討陳恒也先儒以爲必告天子方伯禮也非謂待命而後發也乃曰湯征葛未嘗告天子周之天子無可告也是其論未審也春秋之作在尊周故無義戰湯之征且有南巢之放特自葛始耳何告乎且孔子所謂爲東周者豈以與魯而倍周乎而曰魯爲周公之裔而輔之以爲天下義王是豈稱周至德之旨哉

古者鳦至則事神以祈嗣故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而吞卵之訛因之矣此說詩者之以文害道也

汲冢書乃命南宮伯達遷九鼎三巫乃命南宮忽散

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又南宮适于亂之一嘗獻紂出
西伯於羑里者然則八士文武時人也
竹書云坤卿命將軍大夫皆貂服貂服胡服也漢以
弭貂為貴重之飾將謂先王之法服為可忽耶孔子
告顏淵為邦而曰服周之冕有以也在禮異服者譏
非法服不敢服王者所以同俗而一志也今異服者
翩翩於九衢　明詔屢飭之而有司者以非簿書所
急寧慮禮壞也

子貢之問無諂無驕利仁者也孔子曰未若貧而樂
富而好禮則安仁者也顏子屢空不改其樂幾於安

矣而子貢猶未忘殖焉是以不能如顏子也夫不殖
難矣成湯聖矣其臣以不殖稱之而今之談者欲爲
子貢文是小人之心也且子貢豈如司馬氏所傳趣
時棄取者哉彼固曰富非以非道求之也何必不處
無驕焉可也孔子則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乃爲
好禮而猶有殖心雖得之非非道其於樂天知命有
間矣子貢蓋聞教而悟故可與言詩而性與天道終
得而聞也柰何侮聖言而入於西方之談也
嘗疑孔子語成人曰卞莊子之勇勇非君子所尚也
故射不主皮孔子之力不以力聞顏氏之子以克己

爲勇耳大壯之象非禮弗履豈云力哉蓋子路之勇所自負者也夫子所以裁之者蓋曰勇如卞莊子未可也兼之以智以藝以不欲又必文之以禮樂庶可耳蓋因其勇而充之也不然則身不勝衣貌如女子者不可以成人耶而何取於卞莊子　今之成人以下殆非子路之言也由也兼人有聞則請益曰如斯而巳乎豈曰何必然也夫見得思義見危授命久約不忘平生之言三者子路之所能夫子恐其自足故云今之言成人者不求兼衆善文禮樂乃謂何必然耳蓋警之也非眞謂不必然也

潛龍本無數種若謂下也爲中人以下豈所以贊龍德[illegible]時潛也而謂無時不潛如太上老子豈聖之時者之訓

謙六四撝謙撝之義鳴也鳴而發揮焉謙謙者也今乃曰謙之過則取侮故告以撝去其謙利用征伐之事夫謙可麾去乎有苗弗率益之贊禹曰謙受益帝乃誕敷文德其撝至矣兢兢業業朽索之馭未嘗一日怠也未聞麾去其謙而征伐乃利也夫以征伐與謙爲二道是未明湯武之心唐虞之揖讓商周之征伐道異乎哉惟聖罔念作狂謙可麾乎

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盖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君子之所以處險必
有道矣夫以剛中之德不失其信險其可出乎然志
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比干之死孔子以爲仁則所
欲有甚於生者君子之於險亦焉能必於出哉故曰
過涉之凶何可咎也今乃謂賢人入險爲國爲禍于
國若漢之陳蕃李固宋之陳東歐陽澈者皆自入于
坎窞而以誰尤且曰是亦不可以已乎然則易之教
人徒取保身以爲安而殉國致身之義廢矣且當漢
宋之季使無四君子者其國不亂與亾耶四君子豈

速其亾者耶不惟誣四君子亦誣易甚矣

庸德庸言中庸之庸也非謂庸衆人類也必曰與庸衆人類而後爲龍德不使同流合汙者爲口實而歸於下達者乎談者徒欲異先儒而不慮誤來學也

庸言之信則無不信也庸行之謹則無不謹也若曰與庸衆人類而已則何信謹之有

萃王假有廟非徒爲天下王而可假也玩致孝享之旨則仁人之事親如事天所自盡者大矣至矣本義發之矣而何可以異爲也

渙六四渙其群渙有丘本義散小群以成大群精矣

而曰水流而下風渙之上逆而成丘故曰渙有丘水平不流風渙之流順而成文故曰渙其群爲自然無爲之象以爲見三聖人之心吾不知也且易之文縱使如後世詞人鍊句亦不至以水逆而成丘也大學論平天下歸於財散民聚此渙九五之渙王居所以濟渙也乃曰臣渙而王居三字二句何以云旨遠而辭文也

亂臣十人訓亂曰治恐未然古治字之誤是也其一人謂文母漢儒之謬甚矣朱氏存其說而義弗取蓋慎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語顏子復禮爲仁仁也禮也合而言之者也老子乃云失仁而後禮禮斯薄矣焉知禮孟子爲齊王言樂則曰與民同樂與民同樂則仁矣仁者在位而禮樂不興未之有也是以先格君心也故曰人而不仁如樂何孔子語顏淵爲仁請事而不惰乃可以言韶舞矣孟子之言樂其善發孔子之旨哉夫豈以今猶古也哉信能與民同樂者其於鄭聲之放距遠耳

不可者拒之近於隘無所不容傷於易過猶不及孔子所以裁之也子曰汎愛衆而親仁一言盡道是以

世爲天下法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記曰禮失而求諸野野非君子而君子取之謂其徑情而非飾情也直行而非辟行也孔子欲正名於衛子路之不知無惑也疑斯問奚責焉乃曰子之迂也是其野也乃其及門也寧不知讀書者哉而曰何必則佞矣孔子是以惡之也孔子惡佞而不惡野知其不知也故誨之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所以裁之也子路斐然狂簡者歟盖可裁者也故曰升堂矣若夫闒然媚於世也者惡之乃不願過我門何堂之升然則佞不若野

猶賢於原聖人之權度可見矣吾人學子路寧自野人取友者莫如野故曰非我而是者事之非我而非者友之寧非我而非也毋善柔而損也子曰回也非助我聖人之求助若是其至也是以不惡由之野也南宮适羿奡禹稷之問所謂目擊道存不言而信者懷古感時有同慨焉故無庸答其言也中微而顯吉人之辭也加一語則煩矣似非以有天下擬孔子也回也非助我非徒以賛顏子亦所以進二三子也自昔聖人未有滿假者其樂取善無已也說命曰教學半舜命禹亦昌言無疑則悅有疑則問問則辯所以

相長也聖人望道而未之見二三子之助可無望哉乃若喪子之痛則其所助也大矣

武城血流漂杵之文孟子不信以前徒倒戈當無敵也然紂之無道必有同惡者焉衆心雖離親兵猶黨似非誣也天生五材誰能去兵聖人用之於不得已耳伐奄居東皆歷年所焉能無殺西土之人不最有戮受有臣而無誅聖人不能也孟子欲明仁人無敵於天下以啓時君不嗜殺之心故其辭有抑揚耳

今之輕議朱註者蓋未嘗實用其力故也苟能虛心細玩折諸聖經必不惑矣中庸首章即天命二字後

生十五之年即談聖人五十所知而命令之訓以為平平無奇也試以經折之易曰物與無妄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與也降也此非命令之訓所由來乎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即未章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也曰不動安得不屬之靜不動而敬動可知矣豈曰與動分乎易言乾坤則曰其靜其動乾坤有分時乎靜而存養動而省察此道何可易而何違於道吾故以為未嘗實用其力者也

中和位育[illegible]天地合德彌綸天地之道此實理也洪範時若見[illegible]天心正氣順互言之非分也

君子而時中君子誠明者也德無不實明無不照是以能隨時處中而不失其宜也小人之心不知愧於天怍於人而無所忌憚則何中庸之不可反乎註中二反字似可勿泥今謂註有君子之德為非則君子中庸一言已足何用重出二語乎

余嘗有疑禹泣罪人惟刑之恤甘之誓未遠也不左不右非有左右之者也何遽孥戮至文之治岐始曰不孥則自臯陶邁種以來至殷賢聖之君六七作而所損益者何意者懸示之象魏以示儆而未嘗輕用耶蔡註孥作奴解蓋疑而不得其說也罰不及嗣以

之頌舜則有其法矣孔子從周以之監於二代變通損益乃謂善也大明之律酌百王而垂萬世至精密矣而以斯成者不鮮則如之何故曰政在人也　漢文除肉刑或欲復之泥矣

古之仕學也一今之仕學也二古之學以適用故終身如不及今之學以干祿猶筌蹄也仕則曰有官職學矣暇焉宜其以呫嗶爲學而所謂切磋琢磨者盡漠乎末之思也夫衞武非仕者乎何以曰道學也子夏曰學而優則仕求其志將以達其道非無用之學也仕而優則學治平本於格致是以仰思而繼日也

若曰仕有餘裕則無時可學今之講套不惟不達子夏之意亦失註意矣

子貢問士而及其次蓋以衰世才難論人欲恕也夫子之嘆似非抑之蓋嘆時也孔子不得中行而思其次又不可得善人且不得而見之思得見有恒者已矣之嘆屢矣子貢之問殆亦猶是歟

子貢問今之從政者必有所指非槩言之也古文簡讀者以意逆自得之耳春秋賢大夫如伯玉子產平仲季文之流孔子豈彼之哉

孔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三子之對言之必可行也

他日論三子曰可使治其賦可使爲之宰可使與賓
客言洙泗之堂其相符而無隱然也孔子非不與其也
時之不用點知之夫子嘆之與點也亦與三子也答
晳之問情見乎辭矣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孔子也
孔子不用於縣而其言論固以維滌也魯之不君不
臣而天下猶曰周禮在魯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
乎哉禮之實曰讓以禮讓爲國國與其讓而上下辯其
志斯定矣一變而爲東周也何有盡其告定公也曰
君使臣以禮上好禮乃可使下是以反求諸已也其
與孟氏言孝曰事之以禮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死生

不違禮而有好犯者乎是以國政與而三都隳也聖人之用可見矣政在大夫名之曰逆其能格乎政不足與適也讓所以格其逆也故禮讓者孔子所以維魯也齊之且爲陳也晏子曰惟禮可以已之禮之可以爲國景公知之而不文不君焉知禮太公之祀忽矣

子夏哭子而喪其明曾子責其過子夏之拜也子路之喜聞過也怒而呼商殆記者之誤歟曾論之相規也曰吾友張也曰言游過矣何爲怒而名之也子夏既除喪而哀未忘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而曰未有

聞焉者責其過亦所以止其哀也蓋曰何以喪爾親也離群索居之嘆何其眞切哉是以欲事有若也而夫子非可以言貌似也自堯舜以來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五百年猶比肩也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而已仲尼則羊質之誚至矣孟子是以患乎好爲師也馬氏之絳帳可施於洙泗之堂乎張籍贄而二姬侍則甚矣師乎師乎章句云乎哉文辭云乎哉今之師吾不知之矣

孟子館於上宮從者竊屨來者不拒館人諒之蓋從也非其徒也樂正子之賢一從子敖責之也厲故有

不屑之教也孔子曰有教無類鄙夫有問未嘗無誨而進由退求曰奚爲於門曰非吾徒其杖叩原壤取瑟而歌不見孺悲鄉原過門不欲其入室其嚴若是豈徒曰汎愛而於人無所不容也西方之教則曰僧贊僧佛法興故建旛以招四遠而鼓刀念佛如來迎之其徒是以盈天下而姦宄過半也乃儒者效之則爲竊屨來者不鮮矣而曰無類曰不拒不亦侮聖人之言乎莊生詩禮發冢之誚志士何可不自反也

三年之喪其不盡行也久哉孟子去春秋未遠也而滕之父兄百官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

莫之行意者孔子之時明王不興道德不一風俗不同喪親如禮者鮮矣宰予謂期可已蓋猶齊宣之短喪歟以為愈於已也所謂紾兄之臂而教以姑徐徐者也遊於洙泗之門而為是言乎孔子是以深責之若曰喪禮未廢宰我欲已之當不至是也

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已為善善者乃與我友以類聚也若泥蓋於一鄉之辭則善者將不吾友矣孔子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朱子推孟子之意勉人自修也故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